

抱朴子

晋葛洪稚川撰

魏
世
宗

光緒廿
年夏月
經綸元
記校刊

抱朴子序

洪體乏超軼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爲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媪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越士所以瑣困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任或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

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梲之樂也
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
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
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履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
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
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爲此
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
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
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世儒
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之妖妄

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
合於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
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
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
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
者哉葛洪稚川謹序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晉 葛洪稚川撰

暢玄卷第一

二同卷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澤而星流或滉漾而淵澄或霧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訥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
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迴旋四七匠成草昧
轡策靈機吹噓咀吸幽括沖默舒闡湮鬱抑濁揚清
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瘳
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

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輝煌炳
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
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玄道者可與爲永不知
玄道者難與爲存顧盼爲殺生之神器脣吻爲興亡
之關鍵椅榭俯臨乎雲漢藻飾華椽以參差組帳霧

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於交馳清絃嘈
噴以齊唱鄭舞紛紜以蛟蛇哀簫鳴於淩霞羽蓋浮
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葩於積珠之池登
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饑入宴千
門之焜焜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
有虧故曲終則歎發讌罷則心悲也實理勢之攸召
猶影響之相歸也豈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
夫玄道者得之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
此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
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逝

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
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
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
略蜿蜒踐躡璇璣此得之者也

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遯勿用頤光山林紆
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繼
縷帶索不以貿龍章之曄曄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
駟之絡繹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鱗甲
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
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爲塵

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爲繩樞秉耒甫田而麾節
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
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
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
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而明如濁而
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
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
以臭鼠之細瑣而爲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
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
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稱頌何足

以悅之乎直刀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眾煩而未始與物雜也

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且爲稱孤之容夕爲狐鳥之餘棟橈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韜藻彩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鷁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論僊卷第二

或問曰神僊不死其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眾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況列僊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

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

故古人學不求僊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
龜鶴於別類比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
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臣世之高
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跼華轂易步
趣鼎餼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
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
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
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
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斑秋不能削瓦石爲
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

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安得奇
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
延螭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
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自思

抱朴子曰事有本鈞而未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必
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
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
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
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
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

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
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
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槩斷之正如此也久
矣

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愚邪
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向耳目所
欲其爲不同已有天淵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獨怪僊
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

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
翼川蛙翻飛水螭爲蛤苻菜爲蛆田鼠爲鴛腐草爲

螢蠶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

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
哀成虎楚姬爲黿枝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
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
其異有何限乎

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
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
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僊人便
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
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無